

相繼。簡於七八故。(八)隨依世間勝義說。分以類同故有三種。唯顯二義。一簡別義。遠虛妄執。顯但有識。無心外境。二決定義。離增減數。略唯決定有此三故。廣決定有八種識故。(小乘執唯唯有六或說意處界。傍有九識此爲增減也。)此顯依他識略有三種廣唯有八也。及相二義。一合義。六識合名了境識。二相連義。顯三能變體各別故。應言異熟及思量及了境識。今不言異熟及思量等。而但言及了別境識者。顯兼二義也。下一識字通三能變。文略耳。

次長行客中。二段如顯。一釋本頌上之句有二初略釋本頌客外所做。次云何應知實無外境下(二頁後四行)廣破外執。顯前頌義。初中二。先別解三句。次總解三句。(二頁前八行起)

論曰。世間聖教說有我法。但由假立非實有性。我謂主宰。法謂軌持。

此釋初句頌。言世間及聖教皆說有我及有法者。但由假立。非實有性。性者體也。我如主宰者。如國之主。有自在故。及如輔宰。能制斷故。有我在力及斷斷力。義同我故。或主是我體。幸是我所。或主如我體幸如我用。法謂軌持名。軌謂軌範。可生物解。持謂任持。不捨自相。有體無體自性差別有爲無爲先陳後說。皆軌持義。樞要云。主是俱生我。無分別故。幸是分別我。有割斷故。主是第七我。幸是第六我。主是世間我。能作受故。幸是學教我。依用辨故。聖教法名軌。依用辨故。世間法名持。執實自體。能自持故。

彼二俱有種種相轉。我種種相。謂有情命者等

預流來等。法種種相。謂實德業等。蘊處界等。轉謂隨緣施設有異。

釋第二句頌。言彼我法二種。俱有種種差別。若名若義。諸相轉也。相謂相狀。種種者非一也。世間我亦名有情。命者等。幸意生(有思想者)摩納縛迦(儒童童好少年)養育者數取趣。生者也。情謂情識。我有情識。名爲有情。色心相續。名之爲命。者是主義。我有此命。故名命者。愚者不丁。謂實有情及實命者。聖教我種種相。如預流一來等。等二十七賢聖十三住等善護也。預者言人。流謂流類。入聖之類。故名預流。一於人往來。便得極果。名爲一來。實德業等爲世間法相。此外道名吠世史迦立六句義。一實二德三業四有五同異六和合。實者諸法實體。德業所依。德者道德。業是作用。又如數論者立二十五諦。蘊處界等爲聖教法相。蘊崇聚義。處出生義六識體所出生故。界因義。等取緣起根諦并處非處除善巧。對法云。

「五蘊爲顯五種我事故。謂身具我事(內外色)。(受用我事(受)。(言說我事(想)。(造作一切法非法我事(行)。(彼所依止自我體事(識)。

十八界者。由身具(根境等)能持自體現六行(識)受用性故。六根六境能持六識(所依所緣)。

六識能持受用。不捨自相。此以耶持爲界義也。十二處者未來識受用相根境爲門而得生長。此以生長門爲處義也。隨緣考察諸世間種種分別橫計等緣。隨諸聖教施設安立證得等緣。即施設爲世間聖教我法別相。異者別也。施設者安立異名。即假說義。世說我法。率已妄情。聖說我法由四緣故。一言說易故。二順世間故。三者能除無我怖

故。四有自他染淨信解事業等故。如是諸相。若由假說。依何得成。彼相皆依識所轉變而假施設。識謂了別。此中識言。亦術心所。定相應故。變謂識體相似二分。相見俱依自證起故。依斯二分施設我法。彼二離此無所依故。

易釋第三句。寄問微起。故云依何得成。如是諸相即前我法種種相也。若由二句。亦設外以世間難。云若彼我法性相非有。假我法相。若計天執。若依他者。二種我法依何得成。由彼識外二真無故。內識上二假依何立。要依彼真可說假故。

此中答意。彼世間聖教所說我法相。雖無於真。方可假說。然依內識之所轉變。謂轉子識變爲現行。現行識變爲種子及見相分。故名爲變。依此所變而假施設爲我法相。心變異如。亦名爲法。若實真如。不可說爲法與非法。非識所變。故非彼彼。後得變似。皆名爲法。故此但近依他依。顯示識所變者實非我法。而諸世間經教假說我法。故曰假施設也。

識謂了別者。釋識名義。今舉行相。顯識自體。識言者。識之一字也。王所相應。故言王以攝所。非定俱起。故說亦也。但攝相應起者。故曰定相應故。(真如是識實性。與識俱有。不離於識。而非我法依。故但說莊。不說真如)。

變義有二釋。此爲護法安慧等釋。謂諸識體即自證分。轉似相見二分而生。護法意云。識體是依他性。轉似相見二分非無。亦依他起。依此二分執實二取。經說爲無。非依他中無此二分。相見二分有同種異種二說。同種

故。四有自他染淨信解事業等故。如是諸相。若由假說。依何得成。彼相皆依識所轉變而假施設。識謂了別。此中識言。亦術心所。定相應故。變謂識體相似二分。相見俱依自證起故。依斯二分施設我法。彼二離此無所依故。

易釋第三句。寄問微起。故云依何得成。如是諸相即前我法種種相也。若由二句。亦設外以世間難。云若彼我法性相非有。假我法相。若計天執。若依他者。二種我法依何得成。由彼識外二真無故。內識上二假依何立。要依彼真可說假故。

此中答意。彼世間聖教所說我法相。雖無於真。方可假說。然依內識之所轉變。謂轉子識變爲現行。現行識變爲種子及見相分。故名爲變。依此所變而假施設爲我法相。心變異如。亦名爲法。若實真如。不可說爲法與非法。非識所變。故非彼彼。後得變似。皆名爲法。故此但近依他依。顯示識所變者實非我法。而諸世間經教假說我法。故曰假施設也。

識謂了別者。釋識名義。今舉行相。顯識自體。識言者。識之一字也。王所相應。故言王以攝所。非定俱起。故說亦也。但攝相應起者。故曰定相應故。(真如是識實性。與識俱有。不離於識。而非我法依。故但說莊。不說真如)。

變義有二釋。此爲護法安慧等釋。謂諸識體即自證分。轉似相見二分而生。護法意云。識體是依他性。轉似相見二分非無。亦依他起。依此二分執實二取。經說爲無。非依他中無此二分。相見二分有同種異種二說。同種

故。四有自他染淨信解事業等故。如是諸相。若由假說。依何得成。彼相皆依識所轉變而假施設。識謂了別。此中識言。亦術心所。定相應故。變謂識體相似二分。相見俱依自證起故。依斯二分施設我法。彼二離此無所依故。

易釋第三句。寄問微起。故云依何得成。如是諸相即前我法種種相也。若由二句。亦設外以世間難。云若彼我法性相非有。假我法相。若計天執。若依他者。二種我法依何得成。由彼識外二真無故。內識上二假依何立。要依彼真可說假故。

此中答意。彼世間聖教所說我法相。雖無於真。方可假說。然依內識之所轉變。謂轉子識變爲現行。現行識變爲種子及見相分。故名爲變。依此所變而假施設爲我法相。心變異如。亦名爲法。若實真如。不可說爲法與非法。非識所變。故非彼彼。後得變似。皆名爲法。故此但近依他依。顯示識所變者實非我法。而諸世間經教假說我法。故曰假施設也。

識謂了別者。釋識名義。今舉行相。顯識自體。識言者。識之一字也。王所相應。故言王以攝所。非定俱起。故說亦也。但攝相應起者。故曰定相應故。(真如是識實性。與識俱有。不離於識。而非我法依。故但說莊。不說真如)。

變義有二釋。此爲護法安慧等釋。謂諸識體即自證分。轉似相見二分而生。護法意云。識體是依他性。轉似相見二分非無。亦依他起。依此二分執實二取。經說爲無。非依他中無此二分。相見二分有同種異種二說。同種

故。四有自他染淨信解事業等故。如是諸相。若由假說。依何得成。彼相皆依識所轉變而假施設。識謂了別。此中識言。亦術心所。定相應故。變謂識體相似二分。相見俱依自證起故。依斯二分施設我法。彼二離此無所依故。

者。卽一體體轉似二分相用而生。此說兄雖體更無別性。是識用故。異種者。見是自體。依用義別名。故識體更無別種。卽一體轉見分別用而生。識爲所依。轉相分種似相而勝。以作用別。性各不同。故相別種。於理爲勝。故言識體轉似二分也。此依他起。(見依自體轉起相別種起)非有似有。實非二分。似計所執二分見相。故立似名。相別有種。何名識體。不離識故。由識變時。相方生故。何故說識似二分生。答曰。相見俱依自證起故。若無自證。二定不生。如無頭時。角定非有。皆於識上現相貌故。故說二分依識體生。此總顯示依他起性。此上顯示識之所變。

問此依他起。如何說爲我法二相。答曰。依止依他相見二分。施設遍計所執我法二實分也。依起執故。皆離於此依他二分。彼無所依。故說依他。爲執依止。染分依故。此世間我法。聖教我法。義依於體。亦復如是。此顯我法假說之由。(此護法說)(安慧說省)

問何故我法但依二分。不計自體以爲我法。答者護法說。據實亦計。且舉所變二分爲依。非無依於自體計也。今顯自證雖見體無。故但說二。安慧之前諸大德等。皆說二分是計所執。護法已後。方計三四依他分也。實有四分今說三者。隱而不說。略依宗故。非極研尋故。

以下述難陀親勝義。依據論說唯二義也。(但立見相以爲依他)相分體性。雖依他。有由見變爲。故名唯識。此相分體實在內。不離於識。妄情執爲似外境現。實在內也。卽以依他似計所執。依此似外相之分之上。世間聖教執說我法。見變似能取。亦相分攝。(此師我法唯依相分)論中非列多義者。若前但解。後說理微。此一師所假說也。或前理廣後理教略。初無有義。此爲勝也。或前理略。後理教廣。皆言有義。而後勝也。或初後有義。理教皆均。取捨難知。無偏勝也。今此卽無偏勝例。一我法分別下法釋。護法難陀等解由元始來第六七識橫計我法。種種分別熏習力故。熏者緊發義。習者數數義。由數熏發有此種故。後諸義起變似我法。護法釋云。識自得分所變相見依他二分。非我非法。無主宰故。無作用故。性離言故。經數名我法者。是強目彼。如世說火。口不復燒。所說火言。明非目火。世間凡夫依識所變相見二分。依他性上執爲我法。此所變者。俱彼妄情。名似我法。護法安慧重有異者。一第六七識。一但七識。變似我法異者。一八識俱變似。一七但執我執我我法。

此我法相相。顯法在內似外境現。此說所變似我法相相在內識。而由六七或總八識廣安分別之力。實非在外。似外境現。卽依他起緣所生法。名似我法二種相也。諸有情類由無明力。無始時來。緣此所變似我法。執爲實我實法。自體卽依依他起遍計所執。不說依於圓成起計所執。親不得故。如思夢者。思夢力故。心似種種外境相現。緣此執爲實有外境。此執爲實有外境。此對經部等立。若對薩婆多則不成。內彼以夢等所見皆真實故。思夢如二十唯識論引大迦多羅那重顯勢力。令婆刺擊王夢見異事。由思夢力不了真虛。遂執所見以爲實有。護法解云。如依他起。愚夫不了此是自心。緣之執爲實有外境。外境卽是遍計所執。前所執者依他起性。可說非無。若執爲實。體性非有。卽解二性一有一無。愚夫所計實我實法都無所有。但隨妄情而施設故。說之爲假。內識所變似我法。雖有而非實我法性。然似彼現。故說爲假。以下總解三句。有三文。此一顯我法皆假所由也。此依護法難陀二義准解。謂諸愚夫虛妄所執實我實法都無所有。此但情有。理皆無故。若爾。如何前說爲假。以彼所執。但隨妄情而施設爲我法。故說所執亦名爲假。非彼體有。可說我法二種假言。無體感情。無依於有。二假皆得。此顯世間假我假法。非必有體。方說爲假。但隨妄情說爲假故。內識兩變下顯依他我法名假。先顯其體實非我法也。謂內識所變似我法。雖體依他緣起是有。而非是彼妄情所執實我法性。此緣起法。無主宰故。無作用故。若爾如何諸經教等說爲我法。然似彼現下正解假也。此顯經教假我假法有體強說。義依於體。二假皆得。由似我法能執妄情有主宰用現。說此依他爲假我法。



佛陀國阿

角元十五 元四拾
五二彩 元銅 十銀

誠。香有散失。味空不覺。觸無常。法本空。故金剛經又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是故吾人一生之過程中。猶如長夜迷夢。所有一切憂悲喜怒。仿如一幕笑劇。所以大覺世尊。早已看破世情。勸人不可看相。但世人每多堅執妄情。咸為看空無益。此乃斷空之絕見也。金剛經云。於法不說斷滅相。誰知般若妙性。具以真空妙有。不可思議也。譬如開土掘井。撈空泥土。功至極深。甘泉自來。用之不止。取之不竭。學佛看空。亦同此理。去盡貪瞋。寂寂無惱。功不圓成。真性體顯。神用自在。妙樂無窮。理雖如是。惟不可執理障道。故於修行南境。須要明澈我空。法空。空空。心中不留一念。證此三空。方契般若妙智。因心無著。雖歷色聲場中。則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似鏡鑑物。物來則現。物去不留。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又念佛一途。有認為著相見解。誰知看破色身名利。何肯捨此求西耶。惟念佛一法。其義深廣。即取我佛境。亦易於鎮靜心神。倘不悉心持名。則妄念增發。煩惱熾盛。徒談空慧。不啻於事。何見如來。故念佛一道。圓攝五宗。最切般若。



書札

致寄東海量二居士函

陳國瑞

(上略)後學對於佛學素乏研究。惟深信佛學為世出世間之慧航。不但能渡教人類幻化之色身。並能度脫眾生無窮劫來之靈性。故切願人人能皈依吾佛。背塵合覺。覺悟苦海也。然後學識俱咸充足。且又拙於辭令。故與友朋討論時。常感缺乏證明。有無辭以對之苦。尤以遇一設科學與醫學家等為尤甚。雖為彼等佛緣未熟所致。要亦後學未能解釋明白。使彼等善正信之罪也。本來世間之人能不害人。或能勉做善人。已可無憾。何必定欲使其皈依吾佛。實因做一善人。不過祇為來世福報之因。仍賴種在六道輪迴之中。離吾佛度盡眾生之願甚遠。故後學每有一種癡想。若許多佛學善知識。能共著一書。一佛學入門問答。將哲學家。天文學家。科學家。濟學家。心理學家。靈學學家。及基督徒。對於佛學之種種疑問。及佛學對於種種上述專門學問之理。以比較者。一皆條分縷析。以白話解答之。可以理說者。以理說之。有證據者附以證據。總以曲盡其詳。旁敲側擊。至其理等圓融為止。同時再能著「律宗問答」「真言宗問答」「禪宗問答」……及「淨土宗問答」等等。將各宗之精義。一用白話問答佛學之真髓。以入人耳目。此書。能引起研究佛學之興趣。則佛學庶幾能發揚光大也。風仰二師學問。深入經藏。慈悲度人。未悉能

答丘味世居士函(附來函)

寄東

於暇時執筆成此功願否。此非後學一人之私想。恐普通欲研究佛學。而感佛學浩如煙海。無法作有系統之研究。皆望而却步者之共同希望也。惟現在不知有此等類似參考書籍否。如能惠示數部。俾資研究。實不勝切望之至(下略)

(上略)來函云。佛說：「寄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但因妄想執着。故不能證得。」以鏡子被塵垢的遮蓋。不能見其本體的光明來比喻。極是一個顯明的例子。不過。我所疑的就是未成眾生時。究竟是什麼的一件東西。請詳示迷昧的我。

經說「眾生皆有佛性」。又說「眾生無始」。蓋眾生從來即是眾生。並非從非眾生而成眾生者。知彼皆有佛性者。蓋以眾生成佛時。覺得佛的智慧德相。譬如鑽木生火。即是內性本具。所以說皆有佛性。譬非鑽木生火。故知本具火性。塵垢之塵。尚非的障。因最初並未蒙塵也。聞覺經有金礦之喻。較為的確。蓋金礦本來是礦。經熔煉後。礦現金成。從未有金復成為礦者。眾生如礦。佛如金。眾生修行成佛。猶礦熔煉成金也。故來函所疑不成問題。

癸未三句晉九述懷四絕(開性)

與世浮沉三九秋。春花秋月付東流。胸中未就平生願。贏得前塵幻影留。道業未成功未就。平添前塵幻影留。比來身處如泡幻。心裏關關萬慮休。平生處早入編流。解脫塵網二十年。來時踏踏。嗟今仍作風塵。不意年將行吾願。親去惑惑悠悠。為難道念重情念。大半人生若水流。

八五第拾元冊情聖自近完再更自創原佛未熟能及騰運近原聲古說自開此觀史由自著法太
角元十並八三獎勳由代成行觀由建理院以故成不史動代理制近明義由設書



佛學答問

答季忠義居士問十二則

問一、大藏一覽集云。儒童菩薩化孔子身。摩訶迦葉化老子身。云此老子指太上老君而言。還是別有因緣。老君所居何天。佛經可有詳載。

答 此等語。不見佛經。

問二、友善好奇。心喜禪淨雙修。無奈未諳禪運。近來滬上。可有禪宗大德。如皈依門下。須應禮敬。儀式如何。

答 可皈依圓瑛法師。供養恭敬。隨力多少。

問三、淨業良事後梵文。是何咒。請示誦法。以滿敬閱者所願。

答 未見其書。恕不答復。

問四、經中六字大明咒「唵 嘛 呢 叭 彌 吽」與安欽上師所書「ཨོཾ་མ་ཎི་པཌི་ཨོཾ་」與昔年佛學半月刊上大悲水梵書「ॐ नमो भगवते वासुदेवाय」有分別否。

答 梵文字體。今古不同。照月刊書法較簡明。

問五、西遊記上云。孫行者豬八戒。輪迴和尚。果有此等人否。

答 並無此等人。可讀佛學書局西遊記一書。

問六、昔世尊雪山學道。牧女取牛乳奉佛。以滋佛體。近有持五戒者不敢取乳奉養。如羸弱者以此補救。對於佛學界上可有妨礙。

答 牛乳不在五戒之列。學佛者可以飲。

問七、普庵祖師乃何宗之祖生於何朝見陰陽諸典書如修造犯煞不安用黃素祿書「普庵到此百無禁忌」貼中堂諸煞遠避伏叩大德於此因緣佛典詳載否。

答 普庵是禪宗祖師。生唐朝。但所開避忌因緣。不載佛典。當係世譜流布耳。

問八、梵云那摩。譯言皈依。佛經皆以南無二字用之。是何因緣書此二字。

答 南無二字。音同那摩。並無他意。

問九、孟蘭盆經云「入天華光」。某法師云華光天居無相天之上。此天修證果位。此極樂小果聲聞。相差地位如何。

答 華光天當在淨居天中。乃三果聖人所居。以極樂比較。則不如矣。

問十、放生回向偈云。「放生功德殊勝行。無邊勝福皆同向。普願沉溺諸眾生。速往無量光佛刹。」既放生祝願往生佛刹。從古迄今可有放生而乘佛威力得生佛刹之證據。乞示一二。

答 放生是修福業之一種。今既回向往生。即成往生資糧。此為自利之證據。昔言利他。則自己往後。此願成就。今日所廣之物。他日皆我接引之人矣。

問十一、近來各地皆有云修無極道者。內修「天地君親師」。凡屬此等者。是道法而言還是外道。並示彼云修無極。是何因緣。

答 此為無聊真空外道。所有書籍。甚為荒謬。

問十二、趙州公案正法眼藏參密語過溝溪是怎樣一回事。

答 禪宗記祖師教人之語錄。稱為公案。然外道亦有借此語誦人者。



消息

普慧大藏經刊行會徵求佛教典籍啓事

本會編印大藏。重在蒐集遺佚。以補前代之闕。除向有刪各方徵詢求訪外。凡國內公私收藏。有合於下列各條條錄之佛教典籍。願借鈔或攝影或選出讓者。均請開列條件。惠函上海靜安寺內本會接洽。一切手續為荷。(一)我國各藏所未收而其書確有流傳之必要者(二)我國各藏已收而曾經撤出但其書確有價值者(三)我國各藏已收而近發見舊本或曾經精確校勘者(四)我國各藏已收之經律論疏鈔後經匯合或重行匯合勝於前本者(五)非漢文之佛教要籍足供吾國研究者(七)清藏刊行後始發見或著譯之要籍。地址上海靜安寺內(電話三三八五)

揚州文峯寺募化裝修寶塔

揚州文峯寺。住持選中老和尚。戒律精嚴。梵行高遠。為當代法門龍象。前次將建金剛般若法會百日。免費廣結法緣。已載二七六期本刊中。茲茲該法會。各界居士參加免致結緣者。近二萬人之多。盛感空前。概可想見。惟所建法會。虧耗甚巨。爰加修理寶塔。工程尚未圓滿。當此巨帑昂貴。托鉢無門之際。故懇請各界。諸大居士。發善提心。捨不堅磨。共襄盛舉。實功德無量云。通信處：揚州南門外。寶塔灣。文峯寺題中收。



演義

天台智者大師(續) 沙門文藻譯

還有定林寺的法藏法師，禪衆間的智命法師，奉誠寺的法安法師，都是京師間的當代師匠，學問，道德，都可以坐上僧界中的第一把高椅的。他們一向以來都是朝南而坐，受一切無的敬禮；所以他們都老是朝南而坐，受一切無的敬禮；然而他們自聽了顓師的講經以後，爲僧界的不斷，慚愧自己的學問不夠；所以他們非常地恭敬顓師，且親弟子禮，北面聽講。

現在顓師的名氣，真好比風飄太空，幾乎全國都知道了。自然，真寶求道求法的人，是不怕路途遙遠的，也不惜身分貴賤的；所以四方的人，往往從千里外而來，以求得一言半句的利益。無論在禪定上，或經教上，顓師的一言一舉，都能夠使他們忘記了睡眠，吃飯。他們都這麼想：「做是每天都有吃的，覺是隨時可以眠的，而這一種佛法，的確是不易聽到的！自己從路途遙遠，跋涉山川而來，怎麼不帶一點利益回去嗎？」

顓師在瓦官寺共八年，所有的日子，都在講經，化度衆生中過去；祇有每天在早晚餘下的一點光陰，爲自己坐禪觀想。他講了法華經後，即講大智度論，一有疏廿卷，一後流海外，中國講大智度論，一有疏廿卷，一後流海外，共三十卷，章安法師，治爲十卷。

每個人都都有他持賦的面孔，人心是一樣，都有他特賦的個性。你的心容易喜，怒，哀，樂；我的心也不容易，還帶着好，刁，詭，滑。這在人家也難免俗，或者還比一般俗人更甚。然而這些心，到底不是好東西，政府

裏有此心，則內都混亂，外侮侵入，團體間有此心，則我相仇，團體瓦解。那末，我們寺院，何獨不然？大則寺產充公，住衆星散，小則名譽狼藉，萬人吐罵！

然而瓦官寺的人衆雖多，而秩序總是那麼齊整，空氣總是那麼肅靜。這因爲顓師自己的心總定是擺那麼「平正」。更加他的學問又是那麼精深，道德又是高遠；說一句話，走一步路，合乎經教，契乎道德，所以大衆都自然被他感化了。凡從瓦官寺出去的人，至少帶着一個「清淨」的「信心」。

這樣一舉動，一言說都合於佛道的顓師，他還滿不滿足！他時時刻刻檢點着自己的過處。如果覺得有不對的地方，即便對着大衆發露，懺悔，切責自己，有時話中還帶着眼淚！至於自己的好處，却絕不提提一句。

可是人衆太多了。究竟難免有些不良的份子混雜其中，做出越軌犯法的行為。顓師如遇這些事情，總是先用好言規勸他，並代他向佛前懺悔；然後對大衆前，深深地反責自己，這時却不並不提到那人的過惡處。顓師到底是有「良心」，「有一感情」的動物。顓師這樣做，往往使別衆的好方便，也真是顓師的最偉大處！

顓師給與大衆的教訓，實在不是觀空人，我化度的衆生，真是不知其數；但他是觀空人，我化度分能所，故終日度衆生，而不取衆生相。他只知道自己是應該這麼做去是了。

從前有位浮頭玄高禪師，雙弘定慧。高師以後，中間雖然也有幾位很有名望的高僧，但都是定慧不能夠兼具的；或單定而不慧，或有慧而無定；這好比單輪的車子，不可以遠遠，獨獨有兼具，自然也不能夠廣弘佛他的。及到了南岳慧思禪師，方始又把定慧振興起來；現在到了顓師，定慧才可以說極極一時了！（未完）



雜載

崇德語溪淨業社修建募緣啓

嘗聞諸經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意淨則業淨。業淨則報淨。佛以是教。人以是修。觀經佛教修三福。名曰淨業。又曰是三世諸佛正因。然則淨業之義大矣哉。浙江崇德。古稱語溪。自唐及元。高僧輩出。近代以來。法始衰微。今幸剡橋而復。大心學者。深知末世障重。非淨土法門不易進修。於是諸淨志。組織語溪淨業社。念佛課誦。修諸福業。以裕資糧。規模粗具。居士等鑒於天災人禍。紛至沓來。救災扶傷。日不暇給。重發悲心。議擴而充之。就原有社址。加建屋宇。俾佛法之弘揚。慈善之舉行。幾有發展之餘地。然以時丁假假。物價昂昂。非籌備多金。無由着手。同人等既佩諸士之熱忱。復感進行之需助。爰叙因由。啓告各方。

慈善家。勸請慨解仁囊。布施義券。隨緣樂助。集少成多。將來佛殿莊嚴。法堂輪奐。百善齊修。萬家有慶。仗此功德以同向。足使存獲福祥。亡生安樂。淨因福果。功不唐捐。無任馨香懇禱之至。

應福孫 陶希泉 呂子泉 范子泉
吳德壽 盛幼浩 施國洋 吳運勛
范古慶 吳維齋 吳文華 何芝倫
蔣維喬 曹應祥 沈雨蒼 同啓

大藏一覽集 (二十)

寧德優婆塞陳寶證編

論其先苦而復樂 復有先樂而後苦

增一阿含經云。比丘問佛。以何因緣。先苦後樂。先樂後苦。先苦後苦。先樂後樂。佛告。若人百歲之中作諸功德。或百歲中造諸惡業。彼於異時或受樂。或受苦。如少(去聲)時作福長時作罪。後生之時少時受福長時受罪。若少時作罪長時作福。後生之時少時受苦長時受樂。若復少長常作功德分佈布施。彼於後生先後皆樂。

又云。若有人生卑賤之家。然無罪惡。以知昔日施德之報感得富貴。不作福德。恆值貧賤。能感所作後生轉富。是謂先苦後樂。或有人生豪族之家。然彼邪見與惡見相順。後生地獄。若得為人在貧賤家。是謂先樂後苦。或人先生富貴之家。然彼邪見與惡見。後生地獄若貧賤家。是謂先苦後苦。或人先生富貴之家敬重三尊恆行惡德。後生人天恆受富貴。是謂先樂後樂。

或有身樂心不樂 或復心樂身不樂

彌勒所問論云。布施果有四種。一有果無用。二有用無果。三有果有用。四無果無用。初有果無用者。謂不著心施。不自手施。輕心布施。彼如星施。雖得果報不能受用。如舍衛大主雖得種種珍寶不能受用。二有用無果者。謂自不施。見他行施起隨喜心。以是義故雖得受用而自無果。如天食物一切沙門婆羅門等雖得受用而自無果。又如得緣聖王四兵雖得衣食而不得果。三有果有用者。謂至心施。不輕心施。如彌伽諸諸法等。四無果無用者。謂布施已因即滅盡。或為出世聖道障礙。猶如遠離煩惱聖人。

未離欲施生人天 能起悲心成佛道

智度論云。未離欲布施。生人中富貴及六欲天中。若離欲心布施。生梵天上乃至廣果天。若離色心布施。生無色天中。離三界布施。為涅槃故得解脫道。布施時眼觀彼樂好樂聞靜喜深智慧。得解脫道。布施之時起大歡心欲度一切。得成佛道。

受者因物以為惡 施人推潤有何惡

文殊所問經下云。佛告文殊。如有一人日日施食。有人來乞。因得食故

劫盜他財。是誰得罪。文殊白佛。非施主得罪。施主唯有施意不令作盜。佛答。如是如是。

但知不等為平等 那識將兒付與兒

文殊所問經下云。文殊白佛。菩薩能以妻子布施。如隨婆羅門。聞須達擊太平好施不逆人意。就求二子以為僕使。歡喜施之子拒不隨。被婆羅門鞭撻將去。何無平等慈心。佛告文殊。如人有兩兒。以其小兒施於本兒。此受母是平等心否。大兄打拍小兒逐死。誰當得罪。文殊白佛。世尊。父母等心無有罪過。大兄自得此罪。我於衆生常平等心。如羅織羅可愛可念。提婆達多亦可愛可念。是故菩薩無有罪過。

供養在心不在事 施先論心後論田

智度論。問曰。菩薩若以一食供養一佛及僧。向是難事。何況十方諸佛及僧。答曰。供養在心。不在事也。若菩薩以一食大心供養十方佛僧。不以遠近不礙。是故諸佛皆見受。問曰。諸佛有一切智。故皆見受。僧無一切智。云何得見受。答曰。僧雖不見不知。而其供養施者獲福。譬如有人遣使供養彼人。彼雖不得而此人已獲施福。如慈心三昧。於衆中無所施。而行者功福無量。

又問曰。菩薩遇得便以供養。何以隨意求索。答曰。福報從心。於所受重持用供養。得福增。如阿育王因小兒時。以所重衣持用本佛。得聞淨慧王。若大人難以多土施佛而無所得。非所重故。有人偏貴重卑。以其所貴持供養佛。得福增。乃至隨宜衰長熟屬所獲如是。

宗鏡云。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回施阿。而問舍利弗。汝以陳施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持佛法義。佛施狗得福多。舍利弗若於一切人中智慧最上。而佛福田最第一。不如佛施狗而得福多。以是故知。大福從心生。不在田也。如舍利弗千萬感倍不如佛心。問曰。如汝說福田妙故得福多。而舍利弗施佛不得大福。答曰。良田雖復得福多。而不如心。所以者何。心為內主。田是外主。菩薩本緣經偈云。若行施時。福田雖不淨。能生廣大心。果報無有量。故知福從心生。不因田出。別請五百阿羅漢。不如依次一凡僧。何者。以平等心福勝。取捨心福微。則勝劣由心。豈在田乎。施法既爾。六度萬行亦然。